

# 我们的班主任

□ 严萍 孙晓芳 (电机系高3班)

离校庆越来越近，期待中的聚会一步一步走来，当年的一些琐事不自觉地越来越平凡地浮上脑海，除了一起开心五年的同窗好友，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大学的班主任。

1983年的秋天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特殊了，告别了高考的压力，我们似乎是天堂里的小鸟在清华园自由飞翔，带着我们认路的是仅比我们长几岁的王晓涛老师。

对于学生来讲，老师就是权威。面对这么一个年轻的领袖，初进清华学府的莘莘学子们既好奇又崇拜。记得开学的第一天，王老师带着一班介于少年和青年的人马，走在学堂、礼堂和图书馆的路上，九月的阳光依然炙热，班上有一位高个子同学举起伞给老师遮阳，这让王老师有些像回乡的胡汉三。后来这位同学成了我们的第一任班长。

我们的班主任什么也不教，甚至自己也还只是一个硕士研究生，可是在我们入学之前，早已经把我们全班同学的简历熟记于心。我们是他第一届也许是最后一届学生，是一群感受了他的挚诚却依然桀骜，懂得一点点世故却依然幼稚，来自五湖四海却拥有一个集体的年轻人。希望我们能让他欢喜，但是带给他更多的操心和烦愁。

远翔的父亲是军人出身，临走前告诉他：你是国家的人了，去吧。于是拿着报到证穿着凉鞋进了清华园，到宿舍后察看良久，爬上光板床，用唯一带来的军用毯子盖住脸和全身，大脑中空空荡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王老师来了，带他到商店买了日常必需品，包括被子

和褥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王老师从一开始很关注沈龙华，经常在上完晚自习后到宿舍和他聊聊，沈龙华好像和王老师很投缘，称兄道弟的没大没小，王老师也不介意。后来才知



道，王老师了解到沈龙华来的时候带着短刀，随时准备对付欺负他的内地人。老师用耐心和真诚让高原少年知道了内地人民的善良和温和。事隔多年，沈龙华从青海专程来京设宴谢恩师，我们北京的同学也借机会聚了一把。

小琴是唯一外地的女生，也是我们班最辉煌的女生，因为其它姐妹都是自己抱着铺盖来的，唯有她是乡亲们敲锣打鼓送来的。忙于学业，小琴给家里的信少了些，家里来信用词激烈，抱怨忘本忘家。亲人的误解使得小琴非常委屈和痛苦，茶不思饭不想，王老师拎一个大网兜来看她，里面赫然有方便面、水果，要知道那时的方便面尽管只有几毛钱一包，却是我们的奢侈品，让我们看着很是眼馋。

我和班主任接触得比较少，因为我是清华的子弟，地形非常熟悉，经常独来独往的抽空往家跑，

当然是躲着老师走，最高兴的是老师来告诉我有女同学或者是女同乡来校，我可以堂而皇之地住在家里。终于有一天，我鼓足勇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老师开始从党的角度关心我，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。当时我还把入党当三好生争取，觉悟着实很低，但是很真诚很虚心。老师的谆谆教诲终于让我明白必须要尽快地成熟起来，我也在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成为了班里第一个党员。时隔多年，才体会到王老师当时发展我更多的是出于鼓励和会迅速进步的假设。

进清华第一个新年班里搞活动，地点就在高压馆，女生们自制书签作为活动小奖品，

还专门为王老师精心准备了一个小节目。活动过半，我们拿出一个百宝箱，声称里面有很多种动物，几乎能想到的都有，请王老师任选一样考验百宝箱是否灵验。王老师很配合，略微思索了一下说：今年是鼠年，我就选老鼠吧。于是我们轻轻地打开百宝箱让王老师查验，王老师瞟了一眼立刻合上了百宝箱，一阵喧闹声中这个节目就过去了，因为后面的精彩节目太多了，这个节目的包袱没有抖开，大家没有了耐心。我们几个女生心里却乐不可支，这是一个小秘密，因为百宝箱里只有一个宝贝：一面小镜子。

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想笑。有一年的愚人节，小芳和我闲来无聊，设计了一封无名信投放在老师的信箱里，侧面观察了老师几天也没有看出反应，后来听他们同学说王老师以为同宿舍的同学搞的

# 流年碎影

——毕业20年光阴的记忆

□ 吴谨（物理系物32班）

年轻是一辆承载风景的街车  
青春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的  
你的心还在远方流浪吗  
让老朋友的一声问候  
唤醒你心中所有美好的回忆

这是年少时的一位朋友从美国寄来的明信片上的一段话，不知道作者是谁，我读来感觉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，宛若美国电影《毕业生》中那首著名的插曲《斯卡堡小镇》，听后至今还在心中萦绕。岁月如梭，1983年入学的日子还可清晰忆起，1988年毕业后的时光却已经流逝了二十年。二十年，一段

鬼，按在床上臭揍一顿，为此我们爆笑很久。后来我们实在忍不住投案自首，老师没有生气，还宽容地给了一句：“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好事”。直到现在，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常常会想起这件事，心里倘佯的是对老师的敬爱、甚至是对愚人节的好感。

那时候我们还很孩子气，老师管得多了背地里嘀咕嘀咕，老师学业忙疏于管我们，我们会做点小动作引起老师注意。真希望老师能从我们的顽皮中了解我们的善意，我们的认同，我们的尊敬。

王老师很优秀，被国家计委钦点，我们失落地传递着老师要走的消息，还不忘调侃那是“计”划生育“委”员会。两年多来，同学们把王老师当作我们班的一员，沈龙华更是和王老师无话不谈。老师说走就走，我们很不适应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没有留王老师的理由，只能祝福他在工作岗位一路顺利。

曾经以为很漫长的时间，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匆匆溜走了；二十年，我们走过了青春，进入了中年！蓦然回首，当年班上的二十六个成员，如今已散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，湮没在如蚁的芸芸众生中。

记得填报高考志愿时，在北大和清华之间我选择了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（当时不知道物理系也属理科）。这个消息传出时，我的化学课老师大为惊讶，对别人说，清华大学录取的都是高官或教授的子女，我一个贫苦农家子弟，岂不是不自量力？好在与化学课老师平素交往很少，他的话传到我的耳朵

续任班主任黄炜刚是一位老教师，听说下放过，伤了腰，身体不好。他把我们当大人，让我们自主管理。但我们班淘气的男生们没少给黄老师找麻烦，有一次节日会餐，男生居然从四楼把酒瓶扔到了五楼室内，弄坏了楼上兄弟的眼镜，楼上的兄弟对修眼镜极为不满，希望能换一副新的。有又一次在课间教室大转移时，人多路窄，男生无意碰到了校工沈老师的车把，挤伤了老师的一个手指，为此沈老师反映激烈，一定不能仅仅抱歉解决问题，要有经济补偿。为了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，黄老师总是艰难地一趟一趟上下一号楼。

后来我们被分到了各个老师那里做毕业设计，我们的集体活动少了，我们自主地维持着班级的运转，甚至选出了最后一任班长——劳康福。我一直觉得这次选举是一个好玩的事情，因为劳班长虽然随和超脱，但不是一个喜欢张罗的

人，也没有太在意；另外家徒四壁，填报完志愿后就很快回家干农活了。当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达我手上时，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激动，仿佛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，读着录取通知书上校学生会给新生的信，心中还是对北京、对清华还是有很多的想象和向往。也许是多年的教育缺失，也许是贫穷，也许是年少不更事，也许是其它，在离家赴京的前夕，我没有去学校拜会老师，以感谢他们的多年教育之恩。在伯父的陪伴下，求得了时任县教育局局长不耐烦的签字同意，领取了县教育局50元人民币的奖励。在

人，而且当时临近毕业，各种事情很多，班长不好当。记得劳康福走到讲台前，捏一捏手里的手套：“既然大家信任，就试试吧。”我们激动地使劲鼓掌。

我们女生很乖，两年时间几乎不认识黄老师，直到最后分配动员时，才和黄老师有一些接触。黄老师很辛苦，把要人单位的情况一条条帮我们分析，根据每个同学不同的情况提建议。

有一天在高压室做实验，有一位老师来面试，后来我被分到的电工所，在分来之前我不知道清华南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单位。后来听说是黄老师建议的，说专业对口，离家又近。我在电工所一干就是20年，自得其乐，应该感谢黄老师对我的指导。

我感到幸运，为我们班有两位这么好的班主任。👍